



撰文：蘇麗姿  
攝影：劉玉梅  
部分圖片由藝術門畫廊提供

日月舞台 ESSENTIAL

# 未發生，已結束

寫在2013年，香港早已回歸十六年，可是對於前途問題的焦慮好像並沒有隨時間退減。從中英聯合聲明簽訂那一刻起，人心躁動便如影隨形，藝術創作也難獨善其身。這份不安深深銘刻於其時的作品之上。香港當代藝術家九十年代多媒體作品羣展《Déjà Disparu》，就展出了四位當代藝術家回歸前後的舊作，探索人們對城市空間中物質迅速變化所產生的麻木感。來到二十年後的今天，城市的知覺復蘇了，還是被娛樂消費充塞得更甚？

Déjà Disparu一詞，出自文化理論家 Ackbar Abbas 1997 年的著作《香港——文化和政治的消失》，它跟似曾相識的 Déjà vu 恰恰相反，指的是還沒發生就已過去的一種狀態。還沒發生又如何結束呢？一切還不是焦慮使然？回歸前的香港政治、人心都蒙上了不明朗的陰影，移交政權後的可能性通通被設想過了，正在消失的不復記憶，真正踏入九七，一切反而像是都發生過了。展覽中，四位活躍於八九十年代的藝術家：何兆基、鮑藹倫、黃志恆和余偉建，恰恰以他們的作品，為不復記憶那一塊補白。

「很多展覽都是以新作品為招徠，若不是什麼大師作品，重展的機會絕對不多。展覽不代表整個九十年代，可是我認為有些作品在時間的距離下重看更有意思，這些容易被忽略的作品，使我們以不同的方式正視記憶缺失，而這一動力源於他們渴望保留一個創造和生存的空間。Abbas 指出過量的圖片信息會讓這一代人對事情視而不見，處於一種逆向的幻覺中。對比九十年代的香港人，現在這一代也許處於更深的幻覺中，只是蒙眼的東西變不同了。」

策展人陳浩揚解釋。

展覽通過攝影、雕塑以及影像裝置，反映出這種介乎想像和回歸之間的經驗。鮑藹倫的《循環影院》（1999）以單頻影像拍下了一段消逝的感情，同時見證了海岸線的變遷以及油街藝術村的短暫光輝。攝錄機以均速左右移動，汽車不斷疾馳而過，配合上攝錄機的移速，忽爾清晰起來的車輛，只是一瞬間又再次離開了鏡頭的視線，「那時候剛失戀，這段影像其實是一首情詩。其時在油街藝術村的天台拍了二十四小時東區走廊的一小段，說是記錄城市，其實更多是投射當下的情緒。能拍成這段片也是一種機緣巧合，當日的物料處大樓已拆卸，只能在片段中重溫。」

香港也許就是這麼一個城市，我們生活於永恆的變遷之中，沒有歷史憑據，或許正是缺乏安全感的原因。「一瞬即逝」彷彿成為了當代藝術家的共同主題。余偉建的《我住石硤尾》、黃志恆的《在地定向》同樣透過作品，記錄了個人情感，同時也記下了香港消失的一頁。二十年前的香港，今天還能認得出多少？

《Déjà Disparu》

日期：即日起至9月4日

地點：藝術門畫廊（中環畢打街12號畢打行6樓601-605號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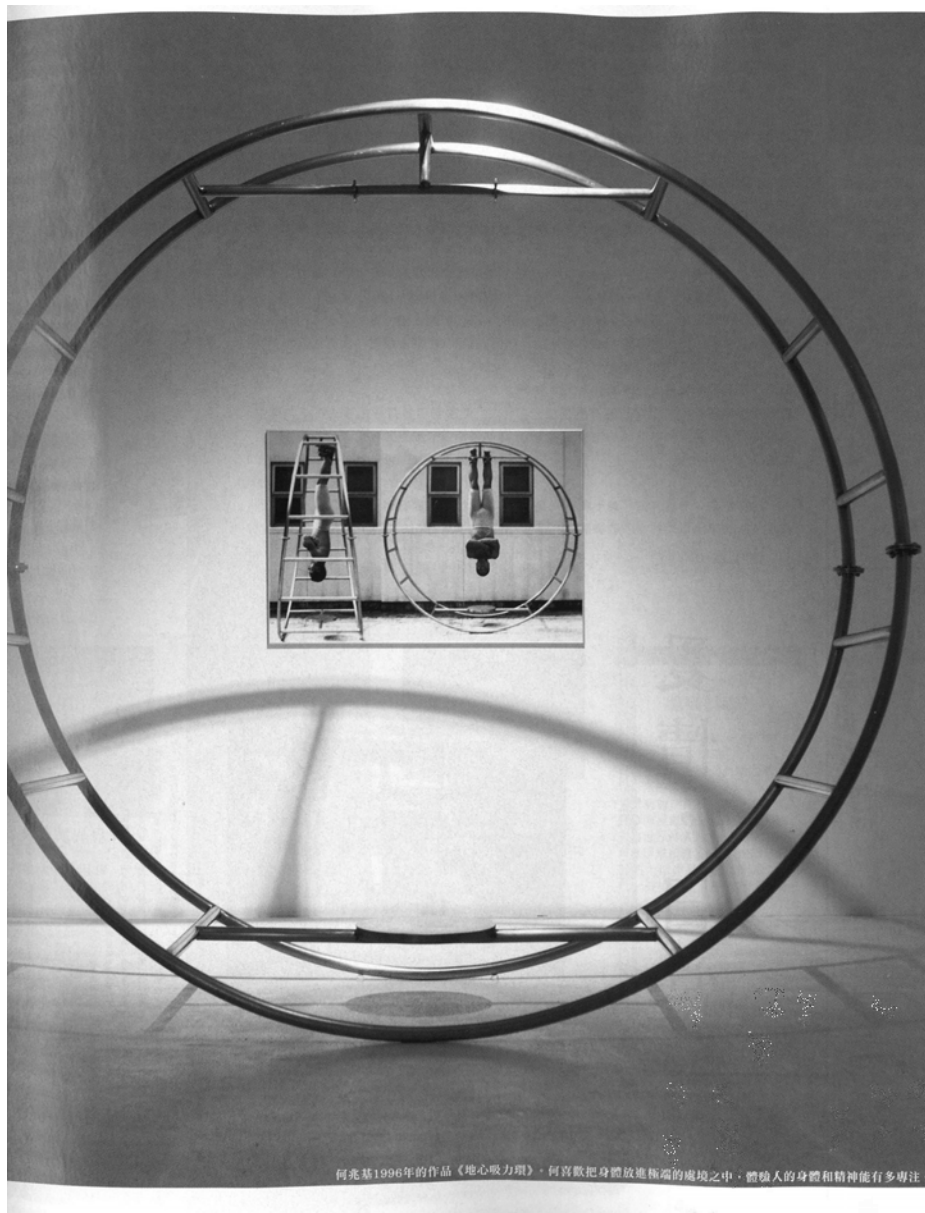
查詢：www.pearlliam.com

## 笑聲示範

早前社交網上流傳一段九十年代初《笑聲救地球》九七前後的片段，片中摩偉雄和胡大為分飾兩角，預演多個回歸前後的對比：如簡體字入侵、人民穿回解放裝、廣東道車水馬龍變了單車國，更不忘教觀眾一些內地用詞，好讓港人順行過邊。當中當然不少是胡鬧例子，但不少也在二十年後的今天發生了，正好示範了Ackbar Abbas提出的Déjà Disparu。回歸前，很多生活情景也被演練過了，還沒發生已成為了回憶。



鮑藹倫千禧年前的作品《循環影院》，攝於短暫的油街藝術村天台，翌年大廈已被政府收回。



何兆基1996年的作品《地心吸力環》·何喜歡把身體放進極端的處境之中·體驗人的身體和精神能有多專注·